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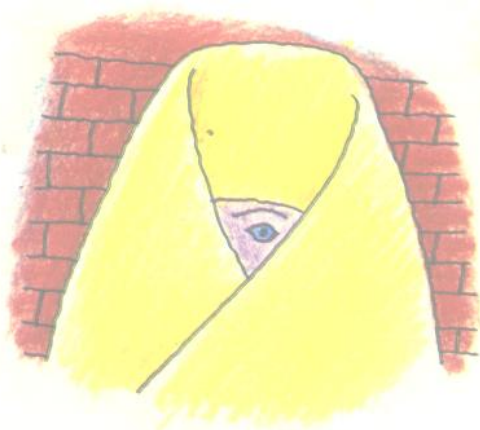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

(台湾)三毛 主编

鸽群里的猫

清洁妇命案

第三个女郎



华文出版社

9

90991

I 561.45
68

(台湾)三 毛 主编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9)

鸽群里的猫

清洁妇命案

第三



华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版权登记号:

鸽群里的猫 (00227)

清洁妇命案 (00239)

第三个女郎 (00216)

D-52/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 (9)/三毛主编.-北京:华文出版社,1995.1

ISBN 7-5075-0444-1

I. 阿… II. 三… III. 侦探小说: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3606 号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9)

(台湾)三 毛 主编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22.75 字数:500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2500 册

ISBN 7-5075-0444-1/I·144 定价:26.00 元

总定价:260.00 元(共 10 册)

三毛如是说

(台湾) 三 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到中国来，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国，她的作

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著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著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鸽群里的猫

张 国 祯 译



楔子

1

草堤女校暑期班开学的日子。已近黄昏的阳光照射在屋前宽敞的碎石回车道上。屋子的前门大开，门内站着范西塔小姐，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一身剪裁得宜的裙套装，与这幢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屋子，相映生辉。

一些不知情的家长，都把她当成是高贵的巴丝路小姐本人，不知道巴丝路小姐一向都隐退在某个清净的圣厅，只有少数几个经过挑选的特权份子，才得晋见。

在范西塔小姐一旁忙着的是查威克小姐，怡然自得，一副聪明相。她是草堤女校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很难想象草堤女校能没有她。事实上，草堤女校一直有她存在。巴丝路小姐和查威克小姐一起创办了这所女校。查威克小姐是数学老师，身子微驼，戴着夹鼻眼镜，穿着随便，讲话虽然有点含糊，却不令人生厌。

范西塔小姐落落大方地寒暄招呼着，欢迎的话语满房子飘荡。

“你好吗，安诺小姐？嗨，李迪亚，你的希腊海上之旅还愉快吗？真是个难得的机会！有没有拍到好镜头？”

“是的，佳妮小姐，巴丝路小姐已经收到了你有关艺术课程的信，而且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你好吗，伯德太太？呃，我想巴丝路小姐今天恐怕没时间跟你商讨。罗昂小姐就在附近，如果你想跟她谈谈也可

以。”

“我们已经帮你换了寝室，就在苹果树旁的那个边间。”

“是的，你说的没错，裴尔丽女士，今年春天以来，天气一直都糟。这是你最小的公子吗？他叫什么名字？海克特？你手上拿的飞机真漂亮，海克特。”

“午安，教授，您有没有再挖出什么有趣的东西来？”

2

在一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巴丝路小姐的秘书安·夏普兰，正快速而精确地打着字。安是一个三十五岁，面貌姣好的女人，一头黑发梳理得如同一顶黑缎小帽。如果她有心，她可以成为一个迷人的女郎，但是生活的历练已教会了她，能力与效率总是能得到更好的报偿，同时可以避免一些无谓的纠缠干扰。目前，她正集中心思在任何一件身为一个著名女校校长的秘书应该做到、做好的工作上。

每当她在打字机上换上一张新纸时，她时常望向窗外，蛮有兴趣地观看着来宾。

“天啊！”安敬畏地自言自语，“我不知道英格兰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私家轿车司机！”

后来，当一辆豪华的“劳斯”汽车开走，一部破破烂烂的小“奥斯汀”开过来时，她不禁失声而笑。一个面露烦恼之色的父亲，跟一个看起来比他平静多了的女儿，从那辆破车里出来。

当他不安地暂停了一下时，范西塔小姐从屋子里走了出来，迎向他们。

“哈格瑞弗少校？这是您的千金艾利生？请进屋子里，我想让您亲自看看您千金的房间。我……”

安咧嘴一笑，又开始敲打着键盘。

“好一个老范西塔，令人赞赏的‘见习校长’。”安自言自语，“她真会抄袭巴丝路所有的招式，事实上，她真是模仿得维妙维肖！”

一部漆成红蓝双色，庞大豪华的“凯迪拉克”蹒进了车道（由于车身的长度，显得有点困难），停在哈少校那部古董“奥斯汀”后面。

司机跳出来打开车后座门。一个身材高大、留着胡须、皮肤黝黑、穿着无袖长褂的男人站了出来，接着是一个穿着巴黎最新流行服装的妇人，然后是一个苗条的黑女孩。

“那可能是那叫什么来着的公主，”安心想，“真无法想像她穿上学校制服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想这个谜底明天就可揭穿……”

这时候，范西塔小姐和查威克小姐双双迎了出来。

“他们将可晋见校长大人，”安如此想着。

然后，她想，奇怪的很，大家都不太喜欢巴丝路小姐的笑话。巴丝路小姐是个重要人物。

“所以你还是小心你自己的言行吧，小姐，”她自言自语，“而且，快把这些信打完，不要打错任何一个字。”

安不是一个会犯错的秘书，她有资格随意挑选秘书工作。她曾经是一家石河公司总裁的私人助理；以饱学多识、脾气暴躁、手迹难辨出名的莫文·杜汉特爵士的私人秘书。在她前任雇主当中，还包括两位内阁阁员，以及一位位居要津的文官。但是大体上来说，她总是在男人堆里工作。她想

知道她现在——如同她自己说的——完全沉浸在女人堆里工作，会有什么感受。管它的——这总是新鲜的经验！何况还有丹尼士！忠实的丹尼士，从马来亚、从缅甸、从世界各地归来，总是一样全心全意的爱她，一再地要求她嫁给他。亲爱的丹尼士！不过要是真的嫁给他，那日子可就太枯燥乏味了。

她即将面对远离男人堆的日子。学校里的教职员——没有一个男的，除了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园丁。

但是安在这一点想法上错了，她望向窗外，惊喜地看到一个男人，在车道过去那边修剪着树篱——是一个园丁没错，但年龄却离八十太远了。年轻、英俊、皮肤微黑。安为他的出现感到诧异——是有人提过找临时工——但这个人可不是粗汉子。喔，对了，时下的人们什么工作都干。有些年轻人试图筹足一些钱，好进行自己的计划或什么的，或是真的纯粹只是为了锻炼身心。但是他修剪树的手法十分纯熟老练。他大概真的是个园丁吧！

“他看起来，”安自言自语，“他看起来似乎满讨人欢心的……”

她高兴地注意到，只剩下一封信要打，打完之后，她就可以到花园那里去散散心。

3

在楼上，女舍监乔生小姐正在忙着分配房间，欢迎新生，和旧生寒暄。

她很高兴又开学了。放假的时候她总是不知道做什么

好。她轮流住到她两个已婚姐姐家里，但是她们自然对她们自己的家事比对草堤女校有兴趣。虽然乔生小姐也还蛮喜欢她的两个姐姐，但是她真正感兴趣的只是草堤女校。

是的，太好了，又开学了。

“乔生小姐？”

“什么事，潘美娜？”

“乔生小姐，我想我的皮箱里有东西打破了，都渗到他东西上了。我想是发油。”

“啧啧！”乔生小姐连忙过去帮她清理。

4

布兰奇小姐，新来的法文教师，正走在碎石回车道过去那边的草坪上。她以赞赏的眼光，看着那壮实的年轻人在修剪着树篱。

布兰奇小姐身材瘦长，胆小羞怯，不太引人注目，但是她本人却注意每一事物。

她的目光投向那列驰向前门的车队，以金钱的角度衡量它们。这所草堤女校实在不容轻视！她在脑海中估计巴丝路小姐赚取的利润。

真的！真的不容忽视！

5

教英文、地理的瑞奇小姐快步走向屋子，偶尔有点颠簸，因为她时常忘记先看看她要走的路。她的头发，像往常

一般，从发髻上散落下来。她有着一张热心、难看的脸。

她自言自语：

“又回来了！回到这里……似乎已好几年了……”她绊到一把耙子，年轻的园丁伸出一只手扶住她，说：

“小心走，小姐。”

爱琳·瑞奇说：“谢谢你。”看都没看他一眼。

6

两位次级教师，罗昂小姐和布莱克小姐，漫步走向体育馆。罗昂小姐纤瘦、微黑而热情；布莱克小姐丰满、白皙。她们正活泼地谈论着她们最近在佛罗伦斯的遭遇；她们看过的风景、雕塑、水果花，吸引两个年轻意大利绅士对她们的注目（轻浮的注目）。

“当然大家都知道，”布莱克小姐说，“意大利人是什么样的。”

“没有自制力，”学过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罗昂小姐说。“给人的感觉是十足的健康。毫无自制能力。”

“但是邱舍彼知道了我在草堤执教之后，相当有好感，”布莱克小姐说。“他马上变得对我相当尊敬。他有个表妹想进这里，可是巴丝路小姐不敢确定是否还有余额。”

“草堤是一所值得一进的学校，”罗昂小姐高兴地说。“真的，那新建的体育馆给人很深刻的印象。想不到它能及时盖好。”

“巴丝路小姐说非赶工盖好不可，”布莱克小姐说，语气就象巴丝小姐在下最后通牒一般。

“啊，”她有点受惊地叫了一声。

体育馆的门突然打开，一个发色赤黄的健美女人走了出来。她用锐利、不友善的眼光瞪了她们一眼，随即快步离去。

“那一定是新来的体育老师，”布莱克小姐说。“真粗鲁。”

“不太令人愉快的新同事，”罗昂小姐说。“以前的罗瑞莫小姐多友善、合群。”

“她居然瞪我们，”布莱克小姐愤慨地说。

她们都感到相当愤慨。

7

巴丝路小姐的客厅有两面窗子，一面可以看到车道以及车道外的草坪，另一面可以看到屋后的石南花丛。这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房间，而巴丝路小姐不只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女人。她身材高大，相貌高贵，一头梳理得宜的灰发，灰色的眼球充满天生的气质，一张坚毅的嘴。这所学校的成功（草堤是英格兰办得最成功的学校之一）完全归功于校长的性格。这是一所学费昂贵的学校。但这并不是它的特征所在。应该说虽然你付出高学费，但是你能得到你所付出的代价。

你的女儿依照你的心愿受教育，也依照巴丝路小姐的心愿，而这两者加起来的教育成果，令人满意。由于学费高昂，巴丝路小姐才能聘足人手。这所学校重质不重量，如果说它偏重个人主义，那它也有它的纪律。“不用统治的纪律”是巴丝路小姐的座右铭。她想，纪律使年轻人安心，给予他们

一种安全感；统治则引起怒躁。她的学生各式各样都有，其中包括几位家境良好的外国人，通常是外国皇室。也有来自英国的好家庭或是富裕人家的女孩。她们想接受文化艺术的训练，只要具备一般的生活知识及社交能力，她们将被教导成和蔼可亲、涵养极佳、能参与任何智能上的讲座的女孩。有些女孩则想用功以通过入学考试，然后取得学位，这些女孩需要的只是良好的教导，以及特别的关注。有些女孩则是因为不能适应传统的学校生活而转来这里。然而巴丝路小姐有她自己的规矩。她不接受低能儿，或是不良少女，而且她优先接受那些她自己喜欢的家长的女儿，或是她自己认为有发展潜力的女孩。她的学生年龄差异很大。有的女孩在传统的学校看来已是超龄；有些女孩只是比儿童稍微大一点。有些女孩的家长在海外，对于这些女孩，巴丝路小姐设有一套有趣的假期计划，最后决定权握在巴丝路小姐自己手里。

现在她正站在壁炉旁，听着葛罗·何普太太近乎哭诉的声音。她很有远见，没要何普太太坐下来。

“你知道，亨丽爱达神经非常紧张，真的非常紧张。医生说……”

巴丝路小姐点点头，温和地要她放心。巴丝路小姐几度忍住没把一句刻薄辛辣的话吐出口：

“你这白痴，难道你不知道，愚蠢的女人才会说自己的孩子？”

她同情地说：

“你不用担忧，何普太太。我们有一位罗昂小姐受过完整的心理医生训练。我相信，只要亨丽爱达在这里一两学期之后，你会为她的改变大感惊异（她是个聪明的好女孩，你

实在不配做她妈妈)。

“哦，我知道。你在蓝贝斯太太的孩子身上创造了奇迹——完完全全的奇迹！所以我相当高兴。而且我——哦，对了，我忘了。我们再过大约六周就要到法国南部去，我想带亨丽爱达一起去，也好让她透透气。”

“恐怕这是不可能的。”巴丝路小姐微笑地说，好象她是在答应一个请求，而不是拒绝。

“啊！但是——”何普太太脸上的肌肉颤动，怒气浮现。“真的，我必须坚持。毕竟，她是我的孩子。”

“不错。但这可是我的学校，”巴丝路小姐说。

“我总可以随时把我的孩子带离这个学校吧？”

“噢，是的，”巴丝路小姐说。“你可以。你当然可以。但是你带走以后，我就不让她回来了。”

何普太太这下真的冒火了。

“你不想想我付给你的学费……”

“不错，”巴丝路小姐说。“你要你的女儿上我这个学校，不是吗？要上我的学校，就得听我的规矩，否则，悉听尊便。就象你身上穿的那套迷人的名贵衣服，很名贵，不是吗？很高兴见到一位真正懂得穿衣服的女人。”

她握住何普太太的手，不知不觉地引她来到门口。

“你一点都不担心。啊，亨丽爱达在这里等你。”她赞许地注视着亨丽爱达，一个聪明、身心各方面都平衡发展的好孩子。可惜，她应该有个好妈妈才对。“玛格蕾特，带亨丽爱达·何普去见乔生小姐。”

巴丝路小姐回到她的客厅。几分钟之后，她说起了法子。

“但是，夫人，您的侄女当然可以研习现代交际舞，很重要的社交技能。还有，语言也是很需要的。”

再来访的客人未到，一股浓厚的名贵香水味就先袭卷进来，几乎令巴丝路小姐倒退三尺。

“一定每天都在她身上洒上一整瓶香水，”当巴丝路小姐跟那衣着讲究、皮肤微黑的妇人打招呼时，心里想着。

“真叫人心醉，夫人。”

夫人很妩媚地格格发笑。

那高大蓄须、穿着东方服装的男子，轻提起巴丝路小姐的手，低身一吻，同时以很好的英语说：“很荣幸陪西施塔公主来见你。”

巴丝路小姐已经知道她这位从瑞士一所学校转来的新学生的一切，但是有点不清楚这位陪伴她来的是何方人物。她判断，不是酋长本人，也许是公使，或是代理公使。如同往例，在她不清楚对方来头时，就称呼对方“阁下”，同时向他保证，西施塔公主会受到最好的照顾。

西施塔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她同样衣着考究，身上洒香水。她的年龄，巴丝路小姐知道是十五岁，但是就如同很多东方及地中海沿岸的女孩一样，她看起来比她的年龄大一相当成熟。

巴丝路小姐跟她谈她预定的研习课目，发现她以极佳的英语对答如流，而且不会象一般女孩一样吃吃傻笑，心中不禁暗自松了一大口气。事实上，她的举目态度，比起一般十五岁的英国女生是强多了。巴丝路小姐经常想，如果能把英国女孩送到近东国家去学习当地的文化礼仪，实在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她们相互之间又交换了一些恭维敬仰的客

套话，然后客厅又恢复了静寂。访客虽已离去，但是一股浓浓的香水味仍然充溢在客厅里，巴丝路小姐不得不把所有的窗子打开，好冲淡一些。

再来的是阿普琼太太和她的女儿茱莉亚。

阿普琼太太是个年近四十，看起来还很年轻、和蔼可亲的妇人，头发沙色，脸生雀斑，戴着一顶不相配的帽子，显然是为了这种场合才勉强戴上的，因为她显然是那种通常都不戴帽子的妇人。

茱莉亚是个相貌平凡，脸生雀斑的女孩，有个聪明的前额，很有气质的模样。

例行的交谈很快便结束，茱莉亚由玛格蕾特领去见乔生小姐，临走前她高兴地说：“再见，妈妈。开瓦斯炉时千万要小心，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帮你开了。”

巴丝路小姐微笑着转身面对阿普琼太太，但是并没请她坐下。尽管茱莉亚表现相当不错，但是可能她妈妈也会象何普太太一样，想跟她说明她女儿是个神经太紧张的女孩。

“关于茱莉亚，你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对我说明的？”她发问。

阿普琼太太愉快地回答：

“噢，没有，我不认为有什么。茱莉亚是个很正常的小孩，相当健康。我想她的头脑也相当不错，但是我敢说做妈妈的总是自认为她的儿女相当聪明，不是吗？”

“同样是做妈妈的，”巴丝路小姐绷着脸说，“差别却不小！”

“她能来这里实在太好了，”阿普琼太太说。“我姑妈付的钱，或者该说是她帮忙付的，我自己付不起。可是我实在太